



名家美文

若重若轻的牵挂

□ 赵政

我只记得大约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但已全然忘却是从哪个渠道,比如哪个人、哪本书,或是哪部电影,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其实,记忆中又好像只有一幅幅画面在翻动。一忽儿是浩渺无边的黄色汪洋,缥缈处的浅丘隐约可见;一忽儿是一片泥泞的土地上,孤零零支离破碎的房,一伙伙逃难的人,一张张菜色的脸。他们是一群整体很清晰,个体却也很抽象的难民。因为这个庞大无比的群体中,没有一位是我家的亲戚、朋友、熟人。他们与我日常的生活,相隔很远很远,远到似乎遥不可及,但他们悲惨的遭遇,“盘踞”在我心灵的深处,时时让年少的我,怀一种近在咫尺的惊恐与若重若轻的牵挂。

他们,就是黄河泛滥区里千千万万的百姓。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赞作母亲河的黄河,有着桀骜不驯的天性,漫长而曲折的上游、中游,在九九八十一弯的旅途上,尽管使出种种咆哮嘶吼,种种怒发冲冠,种种东闯西扑,苦于高山峡谷的制约、管束,终究未能挣脱宿命般的羁绊而翻腾起危害甚烈的恶浪,只能归顺由西汇聚的流向,奔向大海的东方。

当黄河跌跌撞撞来到河南境内,置身于丘陵与平原的全新地理环境,其顽劣天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放纵地懈怠起来,将裹挟泥沙的“豪迈”丢弃一尽。而源源不断的黄土高坡的泥沙,仍在毫无遏止地涌来,年复一年淤积在中原大地。古老的河道愈加杂乱无章,这似乎又给了黄河以变换手法继续粗野的口实。在典籍记载或有水文资料的全部两千五百年间,撒泼打滚的黄河放肆地胡作非为,上演过无数场三年两决口、百

年一改道的闹剧。

任性的破坏直接酿成黄泛区接踵而至的生灵涂炭。但从古至今的“黄患”灾民,在无数惨剧面前,表现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坚韧。他们被迫无奈之下背井离乡的逃难,极少有经年累月远走他乡的延宕。而往往在水势稍有退却,他们便拖家带口重返故土,在绝望中点燃重建家园的希望,脚踏实地地展开新一轮抵御黄河的战斗。他们的抗争,往往凭借自己的双手双脚、肩扛背负,依靠落后的,甚至是原始的生产工具。人们锲而不舍地重复着周而复始的劳作,利用黄河严寒时偃息旗鼓的短暂宁静,挖土筑坝,稳固河床;或是顶着汛期“黄龙”土重来重的猖獗,置生死于度外,昼夜守护险情迭出的堤防。正是一代代勤劳、苦难的黄河儿女对家乡难以割舍的眷恋,艰苦卓绝的奋斗得以延续,繁衍不息的家族得以延续,支撑人们生存的悲欢离合得以延续。顺理成章,延续下来的还有黄河两岸两条雄奇的大堤。泥沙肆虐的河床,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逐年提高。高出地面三米五米,甚至十米八米,已属家常便饭。于是,在延伸无边的河道旁,在两岸芸芸众生的头顶,在田园、工矿、城镇的上方,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昼夜不息地流过。这便是小时候屡屡听说的让人莫名恐惧的“悬河”景观。大堤越垒越高,像债台高筑,令人悬心,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偿还这笔恶性循环的灭顶之债呢?

似乎在不经意之间,经过了许多年,黄河那边再也没有耸人听闻的信息传来。除了开春,时有冰排非正常聚集的“凌汛”(且十之八九有惊无险)见诸电视资讯之外,一条千百年

来令人恨爱交加的黄河,不可思议地弃恶从善而安静下来了。

但是,他们呢?现在过得好吗?想必,应该毫无悬念。随着悬河的概念趋于淡化,依托黄河休养生息的民众也自然平安无虞。就在前些天,有了一次探访他们的机会,地点就在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利津县。黄河洪峰越过利津水文站,到彻底注入渤海,虽然尚有百余公里的前行,但依照惯例,这便是黄河顺利入海的标志。所以,称利津为黄河下游的下游,显然是十分精当的。前往曾经饱受水患之害的利津,去看望久存于心的他们,无疑也是高低远近最为相宜的位置。

他们,还好吗?在黄河的上游,人们谈到“好”,通常是喜滋滋地:“好着哩”;在黄河的中游,人们谈到“好”,通常是笑吟吟地:“可好哩”;在黄河下游的利津,在利津管辖的北宋镇,在北宋镇下属的高家村,人们说到“好”,一概是无尽的欢快:“挺好、挺好”。

高家村诞生于元末明初,十足一岁月悠悠的古村。该村位居黄河滩区的前沿,曾是下游最为凶险的地段之一。言谈话语中,“黄患”早已成为村子里老一辈村民数十年前的遥远记忆。而对年轻一代来说,村南不远处高高的大堤,堤外黄汤滚滚的河水,仅仅只是一道寻常至极的毫无故事的家乡景致而已。

主人的释疑解惑,竟是如此登高远眺,如此提纲挈领,如此素朴易懂,如此真实可信。他们说,“黄患”得到今天的根治,大手笔首先归功于毛主席。“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成为国家战略之后,浩瀚的黄河流域树起一面猎猎飘扬的帅旗,整个庞杂的水

利治理,从此开启了有条不紊的综合控制了泄洪;中游大兴植树育草,有效改善了植被;下游采用现代技术,全线堤坝固若金汤;更有小浪底水库神妙无比的科学调控,泄泄多少流量,掌握多大流速,便恰好可以将多少泥沙成功送入大海……

我明白了,母亲河洗心革面的今天,其实就是他们,正与我愉快交谈的他们,平安富足的他们,自信满满的他们,以誓死不变信念创造出来的熠熠闪光的世间奇迹。

远古以来,高家村的所有平畴旷野,皆系黄河冲积而成。按道理,全都可以打造成肥沃的良田,只需应时撒播庄稼、蔬菜的种子,就一定会有勃勃丰收的兴旺。只不过,在数千年来岁月流逝中,喜人的景象多为农人的奢望。而多数年份,富庶的大地无不黄水漫漫,颗粒无收,浸透了人间苦难。

当黄河流到今天,一切都已改观。尤其此刻,高家村名副其实,居高临下,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游弋在无边无垠的绿海之中,已然成为独具黄河滩区人文特色的代表性景观。

由平地下车步行,经过一条缓而长的沥青公路上到村里,眼前的一切,令人生出无法想象的吃惊。所有的宅院,式样大气、高挑,外观色彩干净、整齐。宽街小巷,没有乱贴乱画,不见乱堆乱放,更无乱搭乱盖。马路划出清晰的交通标志线,盏盏路灯让人联想起夏夜的清凉与冬夜的温暖。式样新颖的垃圾箱侍立街头,自来水、天然气家家入户,电商服务中心铭牌高悬,免费无线网络覆盖全村……

站在村头极目四望,在热情的主

人饶有兴味的“指认”帮助下,看到了隐约远处几处高台上的村庄。它们的建设面貌,或许已超过了高家村,或许正追赶着高家村。耳闻目睹,叫人在追寻中涌起阵阵感慨。我突生念头,这周遭所有高台村庄的来世今生,与我曾去过的福建永定土楼、广东开平碉楼,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假以时日,这种黄河文化的载体之一,会不会瓜熟蒂落般地成为宝贵的遗迹呢?由此衍生开去,利津的黄河滩区,迎来宜居宜业宜游的明天,还会遥远吗?

高家村户籍人口686人,常住人口650人。我反复咀嚼、品味这两个看似普通的数字。这种人员高度稳定的状况,与东西南北中我知道的众多乡村迥然两样。在高家村大同小异的几乎所有村庄,与高家村大同小异的,这就更加真实地告诉我,自己的“他们,还好吗”的疑问可以完全抛弃。他们的确已经很好。尤其在新农村、新家园的建设中,他们拥有着一份安稳的岁月和埋头苦干的心。这比什么“好”都好,也必然是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们,共同期盼的好。

(作者简介:赵政,创作一级。第四届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八十多部。曾获两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天涯诗海

看海

(组诗)

■ 张晓云

忍着泪水来看海,怎忍心告诉你——

一个海也不忍放弃的人可海浪护不了一朵浪花卷着流而去

我目送远行的浪请嘱托我们的,海的儿子请他记着问候年年的海风海风起,海螺吹

声声都在诉说生命的不舍不舍,不舍——

我躬身给你一点一点地注射流食

你轻轻抚摸我剖腹产留下的疤痕

阿云姑娘

海,有一海蓝色的语言一睁眼就能挥霍它一抹海蓝一转身就触及你心底的微澜

阿云姑娘老了,仍来海边一枚白色的贝壳是君遗下的信物

夕照下的波浪为思念填作金色的歌赋

阿云落下的泪成了银色的字一起交付海

海集结成一章一回奔涌——向阿云,向岸,献上史诗的雪吻

又退后,推开天

海,有一海大气的词汇一睁眼就能挥霍它一抹海蓝一转身就触及你心底的微澜

三亚湾海景

海景看久了有点头晕三亚湾遛狗的女人为零想巧遇衣米一有一定的难度

衣米一住在这片海域她诗写简洁,牵一条叫摩卡的狗

这是我喜欢她的出发点与其抽时间来相约不如用念想来邂逅邂逅了,我自然地喊:

啊,衣米一你诗歌我阅读

顺带多说一句废话:你裙子好看

记住,衣米一之前没出现在三亚湾

之后也没发现在三亚湾可她是海与沙滩的一部分风景

且栖居在电影情节中

大海边的志向

一枝青椰端坐海上日出海一般的大口灌着海风吹铁下心,一屁股坐就蓝挥霍这抹蓝,蓝到满天

一枝三角梅斜插海上落日海一般的大口灌着海风吹伏下身,消化海的旧怀想海的鲜

时光荏苒

老玉米

□ 李曉

金黄,粒粒饱满,远远望去,有黄金一般的结实感。

屋檐下的门槛边,一个瘪着嘴的老太太,正端着碗在喝粥。我见老太太的口腔里缓缓蠕动着食物,在金黄玉米照耀下,老人的皱纹清晰可见。侯大哥说,老太太是他的三奶奶,嘴里还有6颗牙。想起老太太的一生,从32颗牙到6颗牙,把一辈子跌跌撞撞的脚步托付给生命,其实就是那些牙齿之间的默然道别。

那土墙青瓦的房屋,经历了岁月里的烟熏火燎已显陈旧老态。但有了玉米的衬托,整个房子似乎恢复了生气,让堆放在院子里的簸箕、石碾、风车、锄头、红薯棚棚如生,黑白照片瞬间成了彩色。

童年时,初夏时分钻进青纱帐一样的玉米林,玉米是植物世界里的美髯公,青色玉米棒上长出了红黄绿色的胡须。到了秋收后的田野,袒露出黝黑肥沃的身子,雾气弥漫中,高大的玉米秆如木讷的乡下汉子静立着。细嗅田园,有植物生长与腐烂的气息交融。想起朴素玉米在土里的一生,播种、施肥、除草、抽穗、成熟,那浑圆的玉米棒子,被农人的手一粒粒掰下来,成为养活人的食物。

村子里的院坝外,黄昏时分,有

一排排乡人半蹲在一起,他们的碗里是玉米粥。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咪溜、咪溜、咪溜声,碗里的玉米粥顺着喉管进入胃肠。玉米的养分,强壮着乡人骨骼,乡人们有使不完的劳力,再次让老玉米的种子播撒进土里。一年又一年,村子里的山地田园,玉米棒子生生不息。

鲜润的嫩玉米吃不完,剩下的老玉米便被悬挂在房梁,显示着一收成带来的殷实感。乡人们只要一抬头,瞥一眼悬挂的老玉米,心里不慌,腿脚生风迈向庄稼地。土地一般待庄稼人不薄。

这些年回到乡下自己的老家,祖辈们垂挂老玉米的老屋,早已灰飞烟灭了。我一直困在时间的老房子里面,是自己不愿意出来。我与当年屋檐下垂挂老玉米的房子,相隔的是一条漫长光阴的河流。我从此岸泅渡到彼岸,需要时间赋予我的耐力。静默之中想想,我能不能如老玉米一样,经历了季节的风雨,庄重肃穆,天地不悲。

在江西婺源,农人有晒秋的高俗,那是丰收的盛典。秋收后的高粱、玉米、辣椒、南瓜、柿子、黄菊盛大出场,在屋顶上,在房梁间,在簸箕中。大片大片的金黄色金红色,让大地成了五彩斑斓的调色板。乡

间的秋天由此呈现出浓郁的色彩,也散发出农作物的悠远沉香。这也是劳作乡的乡人,在大地上晒出的“朋友圈”。

城里的友人老郭,追溯到四代人以上,也是种粮人。老郭的血脉里,也延续着种粮人的基因。老郭在城里屋顶的小小园子里也种了玉米,他常常邀我去他家房顶上观察一株亭亭玉立的玉米苗。从青翠的玉米叶里怀里嫩嫩的玉米棒子,一直到玉米棒子变得浑圆,撑破了玉米皮,露出金灿灿的玉米粒。老郭是那么欣喜地把玉米棒子掰回家,再把新鲜的玉米棒子挨家挨户送到他心里惦记的亲友家,一同分享这城里收获的玉米。

这些年来,老郭在城里种的玉米,他也留下一些老玉米棒子,垂挂在他家客厅的墙壁上,一排排黄灿灿的玉米棒子,让屋里显得明亮生动,地气弥漫中也发酵着粮食的芳香。

有一天,我同老郭在他屋子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一直到暮色涌进了屋子里。老郭没有开灯,沉默之中我俩并不觉得尴尬。我抬头望一眼屋里悬挂的老玉米,突然感觉,我和老郭这样匆匆数年的交往,也俨如老玉米一般,经历了风霜击打,也忍受了岁月磨炼。

亲情家事

老妈来访

□ 熊燕

“燕儿,到小区门口来帮我搬东西。”清晨六点半,手机铃声响,是老妈打来的,我瞬间惊醒。

“是外婆来了吗?”儿子也醒了,欢呼着迫不及待地跟着我下楼。

小区门口,老妈脚下放着一堆大包小包,正笑眯眯地张望着。看到我和儿子,她欢喜地对我说:“你小叔要去长沙,我就坐他车来了。”

“小叔呢?”“走了,他赶时间。”我望着地上七八个大袋子,担心地问:“您不会是自己搬上车的吧?”老妈做了心脏手术,医生嘱咐她不能提重物。

“是你小叔搬到车上的。”“下次别带东西,累了可不好。”老妈笑笑说:“好。”

老妈每次都这样,答应得好的,可隔不了多久,又大包小包,单

枪匹马地来了。窗外的阳光洒进来,橙色的光芒照在阳台的摇椅上,闪烁在老妈新染的黑发间,一种欢快祥和的气息在空气间流淌。

老妈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不晕车,我想什么时候来看你就能来看你。”

像往常一样,老妈吃了午饭就回去了,来去匆匆。老妈心疼我的忙碌,她总觉得她的到来,耽搁了我的工作,不管她多喜欢我的陪伴,她都克制着,总说:“见见你,说说话,知道你好,就行了。”

不管我怎么挽留,老妈还是挥挥手走了,空气中弥漫着爽朗的笑声和欢快的气味,我倒也不伤感,因为我知道,过不了多久,老妈又会带着大包小包,踏着串串笑声而来……

光阴故事

橘子味的时光

□ 李秀芹

我的一位学生发朋友圈,感慨她印象里最好喝的夏日饮品,当属小学时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橘子水系列饮品。

思绪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暑假为了防止男生下河洗澡,校长决定不放假,让学生们到学校过“夏令营”。

老校工那段时间有事请假,校长安排值日老师烧水。他还从家里带来了茶叶和橘子粉,号召老师们费点心思,将消暑饮品做出花样来。

第一天是我和孙老师值日。我们觉得把一袋橘子粉都倒进桶里,或许才有橘子味,但必须细水流长,假期还有那么长。于是,我和孙老师决定只往凉白开里放一点点橘子粉,孙老师再从家里采摘一袋薄荷叶,洗干净后放进水里。我俩别出心裁地在水桶上贴了纸条:薄荷橘子水。

学生们对这种薄荷橘子水都感到新奇,大家抢着喝,从他们的体验反馈看,薄荷橘子水很受欢迎。我试喝过,说良心话,橘子味没有一点,薄荷味也没尝出多少,还是凉白开的味道。孙老师笑着说,我们主打心理味道。

心理味道被众老师学会了,“百合橘子水”“枸杞橘子水”“红枣橘子水”的标签轮番出现在水桶上。百合、枸杞和红枣都是老师们从家里带来的,就是数量不多,掀不起浓郁的味道,但学生们却对这些花样饮品,喝得乐此不疲。

橘子粉几天便空袋了,茶叶开始挑大梁,“绿茶橘子水”“花茶橘子水”“红茶橘子水”又开粉墨登场了。虽然都是茶叶煮的茶汤,没一点儿橘子粉,但对于喜欢喝橘子水的学生来讲,茶水贴上了橘子水的标签,心理味道就会丰富起来,每天上学就开始

乡村记事之·向日葵

□ 姜华

辽阔的乡间,柔软的阳光照在胚胎上,胎儿粒粒饱满,挺着沉重的身子。向日葵,像一位足月的孕妇。

向日葵,追赶阳光、接受季风和雨水的洗礼,头顶一盘金黄的太阳。

谁在田间执灯,照耀万物生长。

田野温馨得令人窒息。一棵小草走过来,同向日葵悄悄对话。

周围的邻居,玉米、土豆和高粱,都是些低调的植物。还有那些蝴蝶、蜜蜂和蜻蜓,把爱写成励志文章,发表在田野上。

成长的季节,向日葵抬起头来,聆听骨头拔节的声音。

在风雨中,向日葵扶起周围跌倒的兄弟,一起来集阳光、雨水和爱。低调、谦卑地生活,健康地快乐地成长。

在秋天,成熟的季节,它们一个个关闭自己的声音,低下头去。

向日葵,流传在土地上的行为艺术。一生都在追着太阳奔跑,故事密不透风。

抬头是一种姿态,弯腰,更需要一种修养。

向日葵,不需要修饰,在乡下,它就是一种普通的植物。

阳光、青春、高贵,一生不染。

有信仰的人,不问出身。

那个年代,农村小学老师都是民办老师,工资低,老师家也不富裕,老师们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来给学生煮饮品。本来是一种娱乐的心态,后来竟然变成心理的期盼,若学生们真能喝上标签上的饮品该多好啊?

谁能想到,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竟然对当年的心理味道念念不忘。这种旧时光里橘子水的味道,是岁月的味道,也是师生情谊的味道吧。